

拾夢抒懷(七)

李 潔

電影界的萬能博士

我自民國四十八年奉徵調至中央電影公司服務，中經整理階段及恢復正常建制，接觸的盡是陌生而新奇的生活。我會寫過一段短文，敘述所接觸的人，大多善於演戲，今日一見如故，明日反目成仇，轉瞬握手言歡，都是見怪不怪的事。至於一般電影工作者的能力，大都聰明出眾，無所不能。譬如說搭景吧！臺灣屬於亞熱帶氣候，平地從未下過雪，倘如戲中需要一堂雪景，佈景設計師便能在一夜之間，搭出房舍連街道的雪景，猶如魔術師一般，使地上屋上樹上統統有雪，屋簷下還掛着晶瑩透明的冰柱，景色逼真，使你置身其中，猶如瓊樓玉宇不勝寒之感受。至於劇務及管理道具之人，更是神通廣大，上自飛機坦克，達官巨賈的名牌轎車，他們都能咄咄立辦。餘如古玩字畫，也都能設法租到、借到，或者連哄帶騙辦到，可以說沒有什麼事可以難倒他們。

在我任內發生一件事，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當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在積極興建中，其事由行政院直接監督辦理。有一天，行政院秘書處主

管人員電話通知我：中影外景隊將該院址內一棵大樹砍掉了。我急急追查，據報告並無其事。我立即親往察看，原來為取景需要，已把一棵大樹上面的桠枝砍去了一大半，樹幹本身尚屬完整。我嚴責他們不是！他們却理直氣壯的說明：這完全是為了公司的好的，如果不砍的話，攝製工作便須另覓地點進行，不知要為公司浪費多少開支？使我啼笑皆非！只有好言向行政院秘書處主辦人員解釋，請求諒解了事。

總之，電影工作者在攝製進行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個個聰明伶俐，能言善道。他們做錯了事，任你如何對他們發脾氣，他們都能小心應付，忍受下來。任何艱阻，皆能一一克服，最後達成目標。近年流行拍攝戰爭、恐怖、神怪、武打影片，那些具備廝殺、爆破和各類特技的專家，更須一一施展特長，演出逼真，使你看得眼花撩亂，不辨真偽，若稱電影工作者為萬能博士，實在毫無愧色。

影星自殺冷暖人間

在我服務電影界的一段時間內，曾數度率團

出國參加影展，與港臺明星接觸機會較多。影星的言行心態，確與常人不同。軍閥時代有人形容軍人的生活是神仙、老虎、狗，演藝人員的生活亦相類似。當其走紅的時候，要風有風，要雨有雨，到處亮相，威風八面，恰似神仙老虎一般。然而一走下坡，運氣不好，接連片子不賣座的話，那就到處抬不起頭，淒慘如喪家之犬。所以知名度愈高的明星，生活愈孤獨，不僅沒有朋友，甚至連家人也疏離。他們在銀幕上的表現，好得壞不得，因此每個人都患有嚴重的恐懼病，患得患失，生怕失去觀眾。而早期的電影明星，學歷都不甚高，遇到複雜難解的問題，既不能自己拿個主意，又不願請教別人，更缺少可靠朋友可與商量，因此往往想不開，走上絕路，影星自殺遂時有所聞。

最早上海有阮玲玉以「人言可畏」自殺，數萬人排隊爭親遺容，轟動一時。近二、三十年來，香港明星自殺者先後有林黛、樂蒂、杜娟、莫愁、李婷、白小曼等人。國內情形較好，近年來自殺的，似乎只有谷名倫一人。你要問他們為什麼自殺？誰也找不出肯定的答案。總之，一般人的

不正常，也許就是他們的正常。

從事電影確是一項令人着迷的工作，它的刺激，多采多姿，神秘而又浪漫的工作情調，不是任何行業所能比擬的。許多青年男女醉心影星的名和利，但是又有幾人可以出人頭地呢？亦有運氣特別好，風光一時，最後却還會落得自殺下場哩！

英年早逝生哀死榮

做人一世，活着的時候享盡榮華富貴，逝世時大家同聲悲惜，飾典隆重，備極哀榮。像這樣有福之人，「生榮死哀」，人人稱羨，不可多得。最慘痛的則莫過於「榮」「哀」二字顛倒過來，變成「生哀死榮」。我在業務上相識過的一個人，便是最突出的例子了。

方君守謙，安徽人，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第一屆畢業，為已故立法院院長、衆尊文藝界導師的張道藩先生之高足。張氏曾為我們最早培育劇藝人才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創辦人，其第一屆畢業生中，當年追隨政府播遷來臺者僅賈亦棣、董心銘、方守謙三人。方君來臺之初，時值國內影劇事業低潮，政行從事寫作影劇評論為生，稿費收入有限，生活頗為困苦。而天生傲骨，不肯低首求人，不得已常至臺大醫院賣血維持一家生活，營養當然不足，卒至貧病交迫，抑鬱以終，享年僅四十餘歲。消息傳出，大家深為悲悼，友好發起治喪，名流慨允列名，黨政有關機關一體支持，在當時的極樂殯儀館設奠公祭之日，弔者雲集，生哀死榮，亦云慘矣。

中影遷廠建廠話舊

中影是國內最具規模的電影製片和發行機構，其最大的資產是矗立在外雙溪佔地一萬多坪的現代化製片廠。歷任經理人都曾投入了相當的心血，逐漸發展茁壯成爲今日的壯觀。但無可諱言的，其基礎則奠立在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起的一段整理期間。當時原設在臺中的製片廠礙於大火，中央特成立整理委員會以善其後，由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沈鈞出任主任委員，我則受命爲整理委員兼執行秘書，其時我正當盛年，自信幹勁十足，苦思熟慮後深感臺中廠原有規模太小，且與總公司分懸二地，照顧不易，拍片時每日長途電話費所費不貲，工作人員往返川旅費消耗更大，大膽建議將臺中廠遷至臺北近郊興建新廠，層層上級核准可行，却面臨二項困難必須設法突破：一、建廠用地，二、建廠經費。第一項困難我會每日出發至近郊四處尋訪，總無合適可購之地，後來探得我的老長官阮毅成先生所主持的臺灣省農工企業公司在外雙溪有一所皮革廠，佔地一萬多坪，已將產權押給臺灣銀行，工廠亦已瀕臨停工狀態，承阮董事長捐助，將該廠土地以每坪五百元作價讓售（現值當在每坪十萬元以上），不必籌付現款，由臺灣銀行轉帳，將過去農企借款改由中影承借，此事經「農企」「臺銀」「中影」三方面分報上級核准，建廠用地，遂得迎刃而解。

第二項所需建廠經費，則由沈主任委員（整理結束後改任董事長，我任總經理）商獲中央財務委員會徐主任委員柏園及臺灣銀行尹董事長仲容同

意，向臺銀及美援經費項下續借支應。其間爲磋商土地作價及借款手續，拆遷皮革廠及員工住戶，派員赴日本考察搜集建廠資料，招標建築二座新型冷氣攝影棚及配音廳、沖洗室設備，添置新式攝影器材，真是煞費周折。最感棘手者則爲貫徹中央整理決策，還要同時大量裁員，精簡組織。所有經歷的艱辛過程，今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松年知之最詳，因我遵徐主任委員之囑，凡遇有關財務之事，均向毛委員（整理委員之一）請教。迄今事隔二十餘年，每於晤見毛委員長時，尙承津津樂道當年之事。憶及另一貢獻頗多之整理委員老友龍芳英年早逝，死於墜機，則均不勝惋惜懷念之至！

在國外巧晤谷正綱

谷正綱先生早歲參加革命，北伐時即享盛名，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發生，谷氏任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兼浙江省黨部主任委員，我即有幸親聆其氣勢雄壯感情豐富之驚人演講。來臺後我任職行政院新聞局，以業務上關係常親聲款。使我最能感幸及與谷氏有緣份者，曾有三次在國外晤晤：第一次於民國四十五年同在紐約，項定榮先生邀約谷氏赴郊外渡週末，我亦被邀同行，竟日歡敘承教，獲益良多。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他曾於談論人事時引用貴州俗話，說了一句：「這種人替我洗腳也不要。」第二次我於民國五十一年赴韓參加亞洲影展，谷氏因亞盟事亦在漢城，下榻同一旅社，早餐時常常見面。第三次我於民國五十五年奉派赴日出席聯合國文教組織出版專

會議，谷氏亦率團在東京出席亞洲國會議聯合會議，又碰巧住在同一旅社。民國六十二年內人病逝，我不敢驚動長官親友，未發訃聞，谷氏得悉，竟撥冗移駕弔唁，長者情誼，永生仰感。

陳布雷「滿載而歸」

陳布雷先生爲我浙慈谿名士，曾主上海天鐸、商報、時事新聞筆政，論評公正，名動一時。先總統蔣介石北伐完成後延致幕下，極得器重。旋曾二次出任浙江教育廳長，我於大學畢業後在杭州民國日報服務時曾獲識荆。陳氏以前從未獨當一面擔任首長，以是在驟膺廳長新命後憂喜參半，聞曾至南京某寺廟卜一籤，內有「滿載而歸」之語，陳氏爲人耿介清廉，對此籤語頗爲不解，一笑置之。不意在任剛滿一年，蔣公突召回南京工作，方始悟解籤語「滿載而歸」之真意。我於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進修考察，美政府嚴格規定爲期一年，遂於四十六年八月十四日返抵臺北，「滿載而歸」，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不讓陳氏專美於先。

獲識湯恩伯陳大慶

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北伐底定浙西時，我甫在故鄉嘉善縣立中學畢業，駐軍一青年軍官（營長），即在臺逝世之陳大慶將軍，適駐居我家右鄰，因獲識荆，時相過從，旋陳營移駐嘉興，我亦隨往，盤桓數日。此後陳氏轉戰南北，積功升至集團軍總司令，苦無機會再獲一面。直至民國三十七年陳氏調任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我時任瑞

安縣長，因公晉省之便，特轉往謁晤，濶別二十餘年，相聚甚歡。某日綏靖主任湯恩伯將軍傳諭約我早餐，其駐地係在山上，我拂曉前往，二人對餐，當我告以當年曾隨黃主席季寬參加湯老太爺喪禮弔唁時，湯氏神情立轉嚴肅，起立向我禮謝。綠湯老太爺係於抗戰期間在故里武義病逝，湯將軍正駐防西北，戰事緊張，不獲奔喪，終身遺憾。聞我言觸發孝思，真誠感人，令人敬佩。

瑞安林氏三代論交

我於民國三十六年底由寧海調任瑞安縣長，瑞安山明水秀，文風特盛，人才輩出，孫貽讓先生爲清末大儒，林損（公鐸）先生爲民初國學大師，其兄林辛（次公）、侄尹（景伊），均極負文名。我到任時公鐸先生已作古，次公先生適辭北大教職，歸居故里，因獲締交，時相過從。景伊兄爲國事奔走，常往來京滬，某次我途經上海，承景伊伉儷盛情款待，適逢不久前有弄璋之喜，擬託我便道照顧其幼兒及乳婦搭輪同返瑞安，我當欣然接受。事隔十多年，其幼子光曾已在小學肄業，有志從事電影工作，因我正主持中影業務，要求我設法安排參加演出，其時中影拍片不多，童星演出機會更少，無法遂其所願。而光曾有志藝術生涯，鏗而不捨，現已成爲名演員、導演、製片人。又我在民國四十六、七年間曾在師大兼課，某日在上課時聽到鄰室傳來熱稔之溫州國語，課後與次公先生久別重逢，相談甚歡。景伊兄爲文字聲韻學之權威，久任師大國文系主任、研究所長，與其尊翁及長公子耀曾同在師大執

教，一門三代俊秀，士林佳話，我忝與林氏三代論交，實與有榮焉。我六十生辰時，景伊兄贈我五言一首，情誼深厚，殊感盛意，詩曰：

昔日歸桑梓，逢君作宰官，清廉民庶樂，平直政刑寬。投分心相契，開筵酒結歡。今朝思往事，應共憶章安。同作天涯客，棧遲感歲華。君年今六十，我鬢已霜花。故國山猶在，長空日未斜，還當理歸棹，重返舊時家。

初任縣長面臨挑戰

我以甫逾而立之年，在抗戰後期出任浙江寧海縣長，雖說戰時上級賦予縣長職權很大，但在人事上之掣肘仍然不小。戰時縣政繁劇，徵兵徵糧專設與縣政府平行之國民兵團及田賦糧食管理處，責成縣長兼任，而由省另派專人任副手。若不獲此二人之聽命合作，縣政即無法順利推動。我蒞任之初，田糧處副處長爲我過去省政府同事，尚能合作無間。國民兵團副團長則爲一保定軍校畢業之資深軍官，自恃與省府主席及軍管區司令部參謀長誼屬同學，較我年長二十歲，老氣橫秋，那裏把我放在眼裏，一切自作主張。

不久日軍進犯，盤據縣城，縣自衛大隊在城東一山嶺據險扼守。我曾數度親臨鼓勵士氣，而渠反安居後方若無其事。我忍無可忍，當衆予以申斥。

彼自知理虧，又因老邁不甘跋涉，乃備驢勉強前往。縣民目覩，引爲笑談。我聞悉立電報請

上級予以撤換，迅蒙批准，另派他人接替。從此我的威信建立，其他省派之警察局長等亦均完全聽命，指揮自如，此為我從事地方行政面臨挑戰，突破困境之重要關鍵。

倘當時不下決心，我的縣長一定幹不多久，遑論以後之不次擢升了。然當我親擬報省之電稿發出前，尚有老成練達之幹部善意的勸我考慮後果。以此君在省既有後臺，撤換之可能性不大，若予申誠了事，已屬給我很大的面子，此後則必更囂張跋扈無法共事了。

事後證實，我的確僥倖走了一着險棋：他的撤換，並不是上級重視我的意見，而是國民黨副團長一職是戰時爭相謀取的好差使，這位副團長倚老賣老，在職既久，好久沒有到省裏去做公共關係，上級遂樂得借此把柄換個新人。

五十七年香港之行

我很慚愧，在國內濫竽行政、新聞、電影、出版界二十餘年，以前從未與名家作家瓊瑤小姐會過面。民國五十七年，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張理事長國興為舉行書展，邀請我去主持揭幕，瓊瑤小姐擔任剪綵，始有機會與她初次見面。一日我與瓊瑤小姐等多人前往一大百貨公司參觀，售貨小姐及顧客見瓊瑤小姐來臨，紛紛圍住要求簽名，有人則出示瓊瑤小說，請她鑑別真偽，因在香港瓊瑤小說極為暢銷，不僅多的是盜印本，還有許多冒牌作品，我十分驚佩她在海外享有如此盛名，為何有這麼多人認識她？張理事長告訴我：在瓊瑤小姐未到達前，已為她在各報刊載照片

介紹，抵港後又為她安排在電視臺接受訪問，當然她的小說在海外廣受讀者歡迎是最基本的原因。某晚張理事長設宴款待我們國內去的出版同業，張理事長告訴我：左舜生先生以年邁極少外出應酬，今日聞有瓊瑤小姐參加，必欲前來一親丰采，主人安排瓊瑤小姐和我分坐左舜生兩旁，席間左舜生老談笑風生，童心未泯，對瓊瑤小姐才華備致讚揚！並一再囑託我返國後務必反應，對瓊瑤小姐多多鼓勵！

會見韓總統朴正熙

大韓民國故大總統朴正熙崛起軍旅，執政十餘年，勵精圖治，增強國勢，不僅在韓國建立赫赫事功，即在二十世紀國際間抵禦共產邪惡勢力之鬭爭史上，亦佔有其重要之一頁。其後朴氏夫婦二人先後死於非命，實為人間極不幸之慘事。我於民國五十一年秋間率中華民國電影界代表團赴韓參加第九屆亞洲影展，有幸晉見這位亞洲強人，並承在青瓦臺官邸舉行茶會歡迎，我除對他執政後政經成就及抵禦侵略深致崇敬外，並本中韓二國唇齒相依堅決反共之一致立場，歡迎朴氏訪問中華民國，承朴大總統欣然表示：與貴國偉大領袖蔣公會晤為生平一大願望，當選擇適當時

間來華。後來朴大總統果踐諾言來華訪問，與我先總統蔣公商談加強二國合作反共大計，對增強東北亞之反共戰略戰形勢，影響極為深遠。

大使部長縣官之笑

中日斷交那年，我駐日大使下旗歸國步出機門時，滿臉笑容，態度瀟灑。翌日見報，有人讚佩，有人不以為然。最近一位部長偕同屬下到所屬機構出事地點觀察，報上刊出照片，一位笑容可掬，一位滿臉愁容，聯合報曾有短評論述其事。回憶我也有一段往事，時當抗戰後期，我正任浙東前線寧海縣長，敵軍突然來犯，當地並無國軍駐守，地方團隊無力堅強抵禦，我於敵軍逼近縣城時，偕同黨團、議會首長於深夜步出城門向東鄉撤退，沿途我與同行者談笑自如，以示臨危不懼。旋有一隨行之青年幹部率直相告：地方人士正在竊竊私議，縣長究非本縣人，故能如此態度鎮靜，我等身家財產盡在城內，敵軍進城後，不知燒殺掠奪至何種程度？正憂傷之不遑，那裏還有心情和他在途中談笑？我聽後深愧失態。部長大使為廟堂大臣，我則當時年甫而立，初出茅廬，彼此地位懸殊，比擬不倫，究竟類此場合該不該笑？見仁見智，還請大家指教！

滬上往事

萬 墨 林 著

一至四冊合售二百八十元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